



1	4
1555	
170	

120
219
2



門 14
號 1555
卷 170

重彫足本鑒誠錄卷第六

戲判作

王蜀宋開府光嗣僥忝樞衡紊亂時政所為妖媚下筆縱橫凡斷國章多為戲判用三軍為兒戲將萬機為詭隨取笑四方結怨上下以至一身受戮後主遭誅良由君子退身闔人執政者也判行營將士申請裹糧云纔請冬賜又給行裝漢州咫尺要甚裹糧綿州物賤直到益昌又判內庭求事人云覓事撮巔吻勾當須教了儻若有關遺禁君直到老又判導江縣申狀封皮上著狀上

一經成象卷六

一知不足齋叢書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日

門府衙敕加開府不是門府典押雙眇令佐單警量事
書罰勝打十五令佐盤庚典押歲取事了速歸用脩廨
宇又判小朝官郭延鈞進識字女子云進來便是宮人
狀內猶言女子應見容止可觀遂令始制文字更遣阿
母教招恨不太真相似且圖親近官家直向內廷求事
又判神奇軍背軍官健李紹妻阿鄧乞判改嫁淡紅衫
子赤輝輝不抹燕脂不畫眉夫婿背軍緣甚事女人別
嫁欲何為孤兒攜去君爭忍抵子歸來我不知若有支
持且須守口中爭著兩張匙又判簡州刺史安太尉申

院狀希酒場云係州收推安胡安胡空有髭鬚所見不
遠智解全愚酒場是太后教令問你還有耳孔也無又
判內門捉得御廚雜使衙官偷肉云斤斤肉是官家物
飽祭喉嚨更將出不能為食斬君頭領送右巡枷見骨

產麒麟

王蜀田尙父宗第三子太尉承生自雅安雅州小字獾

獠見其母崔氏初夢一人峩冠褒袖自稱周公山神牽
一五色獸逼其裙既驚且寤因而有孕焉後有加持崔
和尙者忽自雅安來於成都打病瘟疫者尋差攣臂者

立行指人亂言往往有據田是時童駭宦者抱著於窗
前和尚看之欣然撫其背曰怪來近日貧道所居之山
氣色稍微其山之神孕靈於此此子麒麟之精也必為
王者之瑞焉宦者以告其母曰往年夢中之獸今獲解
之遂施和尚珠金以酬異說田後累遷郡守節制洋州
蜀將之中頗聞兵法乃知異夢信而有祥者焉

鬼坐衙

前蜀軍使文大劍院宗下峽行迴至瀘州經方山廟以兵
士平善還棹夜宿茲廟了其心願焉事饌者檢慎不謹

未經獻熟有廟家狗潛於砧上盜物食焉文方暫偃息
於廊廡間候其事辨俄聞廟堂內雷震一聲又有電數
條繚繞廟中似尋怪物文與三十餘人潛匿無地忽見
一人戴白冠衣白裳昇堂而坐獠鬼有趨走階下者役
有排立者莫知其數頃刻有鬼十數等皆披虎皮執一
著赤黃衫人至中庭鬼主責之曰豈有人開設食吾未
受饗而竊之乎遂令杖之十五曳出廟門良久鬼物聲
影俱沈寂然如故文遂令點檢祭饌果少猪腸來早於
廟籬外見一赤黃狗臥在草內舐其醫瘡自後祭人轉

加嚴敬又崔諫議鑿頤在瀘州禱無不應今於錦城之
北奏置行廟時人號曰崔氏家神靈驗頗多不復盡錄

怪鳥應

王蜀光天元年太祖寢疾經旬文州進白鷹茂州貢白
兔羣臣議曰聖上本命是兔鷹冤至甚相刑貢二禽非
以爲瑞退鷹雷兔帝疾必痊勅命不從是歲晏駕又通
正年有大禿鷲鳥颺於摩訶池上顧太尉復時爲小臣
直於內庭遂潛吟二十八字詠之近臣與顧有隙者上
聞詔顧責之將行黜辱顧亦善對上遂捨之至光天元

年帝崩乃禿鷲之徵也詩曰昔日曾看瑞應圖萬般祥

異不如無摩訶池上分明見子細看來是那胡又有楊

祕書義方者執性強良所爲狂簡亦西南少俊之士也會

以筆硯見用於宋樞密光嗣因題九頭鳥宋疑楊見詠遂

奏譴沈黎至咸康元年後主失位宋亦遭誅乃九頭鳥

之應也詩曰三百禽中爾最靈就中惡爾九頭名數年

雲外藏宛影此夜天邊發差聲好惜羽毛還鬼窟莫雷

災害與蒼生况當社稷延洪日不合鳴時莫亂鳴

旌論衡

釋道二門各宗教本雖分內外意曉登蹄前蜀佑聖國
師業有過人之辯為僧門一瑞也威儀楊德輝有出入
 之才為道門之一俊也至于問答論難無不雙美武成
 中東川昌明縣玄士李懷杲聚盜構逆尋亦受誅普通
 山青州長老錄二尼道姑道媪親事巾瓶時左街使集
 王宗翰奏聞收勘決遞還方僧道俱有乖張嘲論各興譏
 謗非獨取笑理在其中光業徵李懷杲嘲道門云雲鏢
 涪江水似天又聞懷杲已升仙強思齊見應擢膽張茂
 卿聞必聳肩強與張二玄士三尺霜刀充絳節兩條朱棒替香

煙報伊廣德先生道社稷威靈不偶然山上擒來鎮裏
 收天然模樣已成囚妄占氣色為徵兆更引文章說御
 樓長榜數張懸市內短刀一隊送江頭旋驅旋斬教隨
 水只此名為正道流楊德輝徵青州長老嘲僧門曰堪
 笑青州學坐禪不供父母不耕田口中雖道無諸相心
 裏元來有外緣行者趨教門裏臥尼師畱在腳頭眠高
 標不使觀音救徒說三千與大千出家比要離生緣爭
 是爭名更在先說法謾稱師子吼魅人多使野狐涎行
 婆餉送新童子居士抄條施利錢蠶食萬民何所用轉

教海內有荒田又太祖降誕日僧門祝辟支佛牙道門
進武成混元圖光業詔圖以嘲之德輝詔佛牙以荅之
議者以光業先與北廓之師德輝報盡東門之役光業
嘲進圖云夜深燈火滿壇鋪拔劍揮空亂叫呼黑撒半
筐兵甲豆朱書一道厭人符重臣餒餉剛教活聖主慈
悲未忍誅佛說毘盧三界了如何更有混元圖德輝嘲
佛牙云比來降誕為官家堪笑羣胡讚佛牙手軟阿師
持磬鉢面甜童子執幡花縱饒黎庶無知識不可公王
盡信邪捧擁一函枯骨立如何延得壽無涯後舉子劉

隱辭詠之曰為僧為道兩悠悠若箇能分聖主憂各鬪
輪蹄朝紫殿競稱卿監滿皇州相嘲相詠何時了爭利
爭名早晚休閑想邊庭荷戈將功成猶自不封侯所以
牛祕監嶠評之詩曰玄門清淨等空門虔奉天尊與世
尊金口說經十二部玉皇雷教五千言鼈頭宮殿波濤
闊鷺嶺香花夢想存莫向人間爭勝負須知三教本同
源

神口開

章相公昭出鎮西川陳太師敬與監護田軍容令堅守

德成錄卷六

六知不足齋叢書

城垣不伏除替葺於城南荷聖寺置行府制守三年而歸時王太祖建為行軍司馬忽夢一青衣神人大張其口及問小將山章章對曰青衣乃蜀之地名也亦有青衣之神其祠在乎壘內今城中百姓則易子而食三軍則守陴而哭可謂窮危之甚祠廟固乏蒸嘗今青衣之神口開是土地於公求饗亦是啟其唇齒露彼腹心之兆也其城夢後十日而降果如所說又雅州有周公山城之隅有周公廟廟有土偶康押衙即神之領袖也郡人祈禱無不遂心唐大中初有任士元與宇文錯爭田

俱無公執雖經檢勘難定是非士元無計端明不甘理屈遂詣靈廟昇請康押衙親至田所祝曰若是宇文錯之地請神點頭如是士元之地請神開口冥心啟祝神口遂開宇文錯知非遂還其地士元因請鼓樂迎歸舊祠至今郡人無不敬事儻有祭奠似帶酒容乃知神明正直依人而行者也

布燮朝

南蠻所都之地號曰長和國呼宰相為布燮王蜀後主乾德中南蠻選布燮段義宗判官贊衛姚岑等為使入

蜀義宗不欲朝拜遂禿削爲僧號曰大長和國左街崇
聖寺賜紫沙門銀鉢旣而屆蜀羣臣議奏僧有胡法宜
令禮拜義宗於是失節焉至于談論敷奏道理一歌一
詠捷應如流有題大慈寺芍藥云浮花不與眾花同爲
感高僧護法功繁影夜鋪方丈月異香朝散講筵風尋
真自得心源靜觀色非貪眼界空好是芳馨堪供養天
教生在釋門中又題三學院經樓云鷲嶺鷄園不可儔
叨倍龍象喜登遊玉排複道珊瑚殿金錯危欄翡翠樓
尚欲歸心求四諦敢辭旋繞滿三周義和鞭撻金烏疾

俗網無由肯駐畱又題曰當今積善競修崇七寶莊嚴
作梵宮佛日明時齊舜日皇風清處接慈風一乘妙理
應難測萬劫良緣豈易窮其恨塵勞非法侶掉鞭歸去
夕陽中又題判官贊衛有聽歌妓洞雲謔略云嵇叔夜
嵇叔夜鼓琴飲酒無閑暇若使當時聞此歌拋擲廣陵
渾不藉劉伯倫劉伯倫虛生浪死過青春一飲一碩獨
自醉無人爲爾下梁塵又思鄉云虜北行人絕雲南信
未還庭前花不掃門外柳誰攀坐久消銀燭愁多減玉
顏懸心秋夜月萬里照關山似此製作實爲高手義宗

生居蠻貊有漢朝

前蜀號大漢國

章表

頗生輕易國師

常瑩辯廣光業等酬酢偈句皆失機宜

還遇鳩

而卒議者以南康王韋皋於沈黎大興賢序

遂至夷亂華風文流異域自有唐蠻子朝覲罕有

俗之閒無不繕寫洞雲謠行者也

重彫足本鑒誠錄卷第六

重彫足本鑒誠錄卷第七

倣十在

有唐十在著自簡編為古今之美談顯君臣之強盛林
員外犀亦著前蜀十在行自閭閻明其禍亂之胎示以
君臣之醜雖為誦訕深鑑是非慮墜斯文輒編於此其
文曰咸康元年蜀主臨軒龍顏不悅羣臣失色罔知所
安時有特進檢校太傅顧在珣越班奏曰臣聞主憂臣
辱主辱臣死今聖慮懷憂臣等請罪帝曰北有後唐霸
盛南有蠻蠻強良朕雖旰食宵衣納隍軫慮此不能興

師弔伐彼不能臣子來王恐社稷不安爲子孫之患是以憂爾在珣奏曰只如興土木於禁中選驍雄於手下迴持斧鉞出鎮藩籬飾宮殿於遐方命鑾輿而遠幸爲豐之兆爲禍之元有王承休在摧挫英雄吹揚佞媚全無斟酌謬處腹心斷性命於戲翫之間戮仇讎於樞機之下有功勞而皆弃非賄賂而不行有少光嗣在受先皇之付囑爲大國之棟梁既不輸忠又不能退恣一門之奢侈任數子之驕矜徒爲饕餮之人實非社稷之器有王宗弼在迴徹煙霄殊非謇諤興亂本逞章呈之妙

說姦謀事頰舌之能立致傾亡尚居左右有韓昭在常加慘毒每恣貪殘焚熟軍營要寬私第不道喧騰於眾口非違信任於愚懷有歐陽晃在酷毒害民加刑聚貨叨爲郡守實負天恩瘡痍已徧於陽安蒙蔽由憑於內密有田魯儔在爲君王之元舅受保傅之尊官但務奢華不思輔弼第宅迴同於上苑珠珍未滿於貪心有徐延瓊在出爲畱守入掌樞機無諤諤以佐君但唯唯而徇旨有景潤澄在搜求女色悅暢宸襟常叨不次之恩每冒無厭之寵敷對唯誇於辯博佐時不答於經綸素

非忠賢實爲忝竊有嚴凝月在唱亡國之音銜趨時之
伎每爲巫覡以翫聖明致君爲桀紂之年昧主之唐虞
之化有臣在陛下任臣如此何憂社稷不安帝聞所奏
大悅龍顏於是賜顧在珣絹五百匹進加右金吾衛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仍令所司編入史記

亡國音

王後主咸康年晝作鬼神夜爲狼虎潛入諸宮內驚動
嬪妃老小奔走往往致卒或狂遊玉壘書王一於倡樓
或醉幸青城溺內家於灌口數塗脂粉頻作戎裝又內

臣嚴凝月等競唱後庭花思越人及搜求名公豔麗絕
句隱爲柳枝詞君臣同座悉去朝衣以晝連宵弦管喉
舌相應酒酣則嬪御執卮后妃填辭合手相招醉眼相
盼以至履舄交錯狼籍杯盤是時淫風大行遂亡其國
後庭花者亡陳之曲故杜牧舍人宿秦淮有詩曰煙籠
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傍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
猶唱後庭花又胡曾詠史詩曰隣國機權未可涯如何
後主恣驕奢不知卽入宮前井猶自聽歌玉樹花思越
人者亡吳之曲故胡曾詠史詩曰吳王恃霸弄雄才貪

向姑蘇醉綠醅不覺錢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來柳
枝者亡隋之曲煬帝將幸江都開汴河種柳至今號曰
隋堤有是曲也胡曾詠史詩曰萬里長江一旦開岸邊
楊柳幾千栽錦帆未落干戈起惆悵龍舟更不迴又韓
舍人詠柳詩曰梁苑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那
堪更想千年後誰見楊花入漢宮又賀祕監知章羅給事
隱詠柳輕巧風豔無以加焉賀君詩曰碧玉妝成一樹
高萬條垂下綠絲條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
刀又詩曰裊裊和煙映玉樓半垂橋上半垂流今年漸

見枝條密惱亂春風卒未休又李博士涉有題錦浦垂
柳曰錦池江口柳垂橋風引蟬聲送寂寥不必如絲千
萬樹只禁離恨雨三條

雪廢主

天成初明宗臨朝宣亡蜀舊宰臣王鐸張格庾傳素許
寂御史中丞牛希濟等各賜一韻試蜀主降臣唐詩限
五十六字成王鐸等皆諷蜀主僭號荒淫失國獨牛希
濟得川字所賦詩意但述數盡不謗君親明宗覽詩曰
如牛希濟才思敏捷不傷兩國迴存忠孝者罕矣當日

有雍州亞事之拜至今京洛無不稱之詩曰滿城文物
欲朝天不覺隣師犯塞煙唐主再懸新日月蜀王還却
舊山川非于將相扶持拙自是吾君數盡年古往今來
亦如此幾曾歡笑幾潸然

陪臣諫 諸侯之臣曰陪臣

王蜀咸康年後主將幸天水羣臣列疏懇諫上意不從
前秦州節度掌書記蒲禹卿獨上一表云秦皇之鑾駕
不迴煬帝之龍舟不返至今傳為忠臣及後主降唐至
雍州受死 亡蜀宰臣王鐸等乞後主骸骨歸葬蜀山蒲
其表云生為萬乘之君死在匹夫之手

君隨例赴洛亦在長安痛後主遭誅朝廷失信於驛門
大慟仍書五十六字而歸雍守捕之蒲已還蜀矣詩曰
我王銜璧遠稱臣何事全家併殺身漢捨子嬰名尚在
魏封劉禪事猶新非干大國渾無識都是中原未有人
獨向長安儘惆悵力微何路報君親直諫後主幸秦州
表云臣某言頓首死罪臣聞堯有敢諫之鼓舜有誹謗
之木湯有司過之士周有戒慎之鞀蓋古者明君克全
帝道欲知已罪要納讜言將引咎而責躬庶理人而修
德陛下自承祧素錄正位當天愛聞悅耳之忠言每許

犯顏而直諫且先皇帝許昌振跡闔苑興師歷艱辛於
草昧之時受危險於虎爭之際拚軀戢戈甲寢寐風霜申
武力而助中原立戰功而平多壘亡軀致命事主勤王
方得成家至於開國今日鴻基霸盛大業推崇地及雍
岐界連荆楚信通吳越威定蠻陬郡府頗多關河甚廣
人物秀麗土產繁華當四海輻裂之秋成萬代龍興之
業陛下生當富貴坐得乾坤但好歡娛不思機變臣欲
望陛下以名教而自節以禮樂而自防修道德之規受
師傅之訓知社稷之不易想稼穡之最難惜高祖之基

模似太宗之臨御賢賢易色孜孜爲心無稽之言勿聽
弗詢之謀勿用聽五音而受諫以三鏡而照懷少止宿
於諸處林亭多歷覽於前王書史別修上德用卜遠圖
莫遣色荒無令酒惑常親政事勿恣閑遊臣竊聞陛下
欲出都城看於邊壘且天雄地遠路惡難行險棧欲雲
危峯插漢稍雨則吹摧閣道微泥則阻滑山程豈可鳴
鑾唯堪叱馭又復秦州敵境咫尺塞色荒涼人雜蕃戎
地多疫瘴別無風華異境不可選勝尋幽隴水聲清胡
笳韻咽營中只帶甲之士城上宿枕戈之人看烽火於

孤峯朝朝疑慮覩望旗於絕嶺日日隄防是多山足雲
之鄉卽易動難安之境麥積崖無可瞻戀米谷峽何足
聞知縱過嗟山須通怨水秦穆園馬之地隗囂僭位之
邦其次一人出行百司參從千羣霧擁萬眾星馳當路
州縣凋殘所在館驛隘小止宿尚猶不易供須固是極
難縱若宮中指揮自破屬省錢物未免因依擾踐觸處
凌持以此細論不合輕動其類蒼龍出海雲行雨施豈
合浪靜風恬必見傷苗損物所以鑾輿須止天步難移
况頃年大駕只到山南猶不下關進發兵士此時直至

天水未審制置如何當初打破梁原城池虜掠蕩寧戶
口截腕者非一斬首者倍多匪唯生彼人心而亦損茲
聖德今去洛京不遠復聞大駕重來彼則預有計謀此
則便須征討况鳳州久爲讎敵必貯姦謀切慮妄措妖
詞致生釁隙又陛下與唐國方申歡好信幣交馳但慮
聞道聖駕親行別懷疑忌其或專差使命請陛下境上
會盟未審聖躬去與不去若去則須似秦趙爭強彼此
難屈若不去則便同魯衛不睦戰伐茲興酌彼未萌料
其先見願陛下思忖臣伏聞自古帝王省方巡狩弔民

伐罪展義觀風然後便歸九重別安萬姓陛下累曾遊
歷未聞一件教條止於踐涉山川驅馳人馬閬苑則舟
船幾溺青城則嬪姝將沈自取驚憂爲何切事及還京
輦並不說於軍民迫鬱眾情莫彰帝德憶昔先皇帝在
日未省無故巡遊陛下纂承已來樂意頻離宮闕此時
依前整蹕又擬遠別宸居昔秦王之鑿駕不迴煬帝之
龍舟不返陛下聖逾秦帝明勝隋皇且無北築之虞焉
有東遊之弊陛下寬仁大度廣孝深慈知稼穡之艱難
識古今之成敗自防得失不縱襟懷豈忍致却宗祧云

言道斷使蒸民以何託令慈母以何辜若不慮於危亡
實恐乖於仁孝况玉京金闕寶殿珠樓內苑上林瑤池
瓊圃香風滿檻瑞露盈盤鈞天之樂奏九韶迴雪之舞
呈八佾簇神仙於紫禁耀珠翠於皇宮如論萬乘之居
便是三清之境人閒勝致天下所無時或追遊足觀奇
趣何必傾於遠塞看彼荒山不惜聖躬有何裨益方今
中原有人大事未了但當國生靈受弊盜賊橫行縱邊
庭無烽火之虞而內地有腹心之患陛下千年膺運一
國稱尊文德武功經天緯地孝逾於舜仁甚於湯百行

皆全萬機不撓聰明博達識度變通深負規模獨懷英
鑒方居大寶正是少年既承社稷之基復抱山河之險
何不遠聽察居安慮危關四門以求賢總萬機而行事
咸修一德端坐九重使恩威並行賞罰必當平分雨露
徧療瘡痍庶表裏寬奢係子孫昌盛布臨人之惠化蓋
救物之立功選揀雄師思量大計振彼鴟張之勢壯茲
虎視之威秣馬訓兵豐糧利器彼若稍有微釁此則直
下平吞正取時機大行王道自然百靈垂祐四海歸仁
眾志成城天下治理今則蜀都強盛諸國不如賢士滿

朝聖人當極臣願百姓樂於正觀萬乘明於太宗採藥
石之言聽蒟蕘之說愛惜社稷醫療軍民同武王謬謬
而昌鄙主紂唯唯而滅無飾非拒諫之事有面折庭諍
之人固我春朝保我皇化陛下莫見居人稠疊謂言京
輦繁華蓋是外郡凌殘住止不得所以競來臻湊貴且
偷安今諸州虐理既多百姓失業欲盡荒田不少盜賊
成羣伏乞陛下稍布腹心即當聞見蜀國從來創業多
乏永謀或德不及於兩朝或祚不延於七代劉禪俄降
於鄧艾李勢遽歸于桓溫皆謂不取直言不恤改事不

行王道不念生民以至國亡人心何係山河之隘不足
可憑陛下至聖至明如堯似舜豈後主而相匹豈子仁
而比倫有寬慈至孝之名有遠見長謀之策不信諂媚
不耽荒淫出入而所在防微動靜而無非經久必致萬
年之業終爲四海之君願陛下且駐鑾輿莫離京國候
中原無事八表來王天下人心咸歸我主若羣流赴海
眾蟻慕羶有道自彰無思不服非唯要看天水直可便
坐長安是微臣之至懇舉國之深願也臣聞昔者天子
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是以輒傾丹懇仰諫

聖明不籍官榮不謀名譽情非訕上理切愛君雖無折
檻之能但有觸鱗之罪不避誅殛輒扣天庭臣死如萬
類之中去一螻蟻陛下或全無忖度須向邊陲遺聖母
以憂心令庶寮以懷慮全迷得失自取疲勞倘有不虞
悔將何益臣願陛下稍開諫路微納臣言勿違聖后之
情且允國人之望俯存大計莫去邊陲干犯冕旒無任
憂惕冒死待罪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直諫以聞臣某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四公會

長慶中元微之劉夢得韋楚客同會白樂天之居論南
朝興廢之事樂天曰古者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
不足故詠歌之今韋公畢集不可徒然請各賦金陵懷
古一篇韻則任意擇用時夢得方在郎署元公已在翰
林劉騁其俊才略無遜讓滿斟一巨杯請爲首唱飲訖
不勞思忖一筆而成白公覽詩曰四人探驪吾子先獲
其珠所餘鱗甲何用三公於是罷唱但取劉詩吟味竟
日沈醉而散劉詩曰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
收千尋鐵鎖沈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荒苑至今生茂

草古城依舊枕寒流而今四海歸皇化兩岸蕭蕭蘆荻

秋

此篇元在詩本事中敘說甚詳今
何光遠重取論次更加改易非也

長安慈恩寺浮圖

起開元至大和之歲舉子前名登遊題紀者眾矣文宗
朝元稹白居易劉禹錫唱和千百首傳於京師誦者稱
美凡所至寺觀臺閣林亭或歌或詠之處向來名公詩
板潛自撤之蓋有媿於數公之詠也會元白因傳香於
慈恩寺塔下忽覩章先輩八所留之句命僧拂去埃塵
二公移時吟味盡日不厭悉令除去諸家之詩唯留章
公一首而已樂天曰不謂嚴維出此弟子由是二公竟

不爲之詩流自慈恩息筆矣章公詩曰十層突兀在虛空四十門開面面風却怪鳥飛平地上自驚人語半天中迴梯暗踏如穿洞絕頂初攀似出籠落日鳳城佳氣合滿城春樹雨濛濛

贊舊詩

此事一節非李吉甫先德之意何光遠遂錄之

李相公

吉甫

其先失其官諱

初修進之日獻卷于維揚護軍宋

甄大夫甄寡於博識不哀王孫連上數啟都不動念李於館舍棲旅之甚去住無依遂吟一絕句贊之宋以微范禮遺而已李後上第生吉甫吉甫繼歷臺省自信州

刺史節判青州待士稍薄舉子吳武陵詣府投擲相國似無見重之意吳不存忌諱遂書相國先君舊謁宋大夫陳情一章密獻相國相國大慚追悔俟暝召吳執手惆悵厚賂於吳請爲寢默詩曰十處投入九處違家鄉萬里又空歸嚴霜昨夜侵人骨誰念尊堂未授衣

釣巨鰲

會昌四年李相公

紳

節鎮淮南日所爲尊貴薄於布衣

若非皇族卿相囑致無有面者張祐與崔涯同寄府下前後廉問嚮祐詩名悉蒙禮重獨李到鎮不得見焉祐

遂修刺謁之詩題銜釣鼈客將俟便呈之相國遂令延
入怒其狂誕欲於言下挫之及見祐不候從容及問曰
秀才既解釣鼈以何物為竿祐對曰用長虹為竿又問
以何物為鈎曰以初月為鈎又問曰以何物為餌曰
用唐朝李相公為餌相公良久思之曰用予為餌鈎亦
不難致遂命酒對斟言笑竟日憐祐觸物善對遂為詩
酒之知議者以祐矯諭異端相國悅其取媚故史不稱
之惡其偽也

重彫足本鑒誠錄卷第七

重彫足本鑒誠錄卷第八

衣錦歸

段相國昌廣都縣人父以油柞為業云云因官而沒生而有

致長亦多物業夢空文章迴振洎跨衛行卷鄉里笑

之歷三十年閒衣錦還蜀蜀人有詩贈曰昔日騎驢學

今朝忽著錦衣歸等 虎驅紅旆可畏登龍入

紫微富貴不由翁祖解文章生得羽毛飛廣都再去應

惆悵猶有江邊舊釣磯又羅使君向廬州人不事巨

產而慕大名以至困窮竟無退倦常投福泉寺僧房寄

足每日隨僧一食學業而已歷二十年間持節歸郡泊
入境專遊福泉寺駐旌戟信宿書其壁曰二十年前此
布衣鹿鳴西上虎符歸行時賓從過前亭到處杉松長
舊園野老共遮官路拜沙鷗遙避隼旗飛春風一宿疏
璃殿唯有泉聲愜素機

非告勒

陳太師敬任西川日有愛姬徐氏甚有美色卽徐令長
女也失其父自郾城宰欲求彭牧以紅綃數寸書二十
八字遣其妻私示其女議者以徐習進而乖父子之道

其詩曰深宮富貴事風流莫忘生身老骨頭因共太師
歡笑處爲吾方便覓彭州又合州石鏡宰馬彥珪者本
遂州長江縣富庶之子也晚親文筆未識風騷謬學滑
稽語多譏誚因娉女自爲內相醉酬新郎催妝之詩詩
意風豔之甚親族聞者莫不笑之其詩曰莫飛篇翰苦
相煎款款客人帖翠鈿不是到來梳洗晚却憂玉禮未
禁憐唐末盧拾遺議與鄭中舍延作贅三年不歸陝下
其兄誥以詩讓之詩意甚乖昆仲之禮盧議呈其太山
中舍并女遣之誥寄弟詩曰三年作贅在京城著箇緋

衫倚勢行夜夜貪憐紅粉女朝朝渾忘白頭兄親情別
後飢寒死僕使歸來氣字生世上可能容此事算來天
道不分明

改橋名

雍使君惟典陽安日蘭州地名送客至橋離情未已揖讓既
久欲更前車客將曰此處呼為情盡橋向來送迎至此
禮畢陶下馬命筆題其橋楹改為折柳自茲送別咸吟
是詩簡郡風情不革義路矣詩曰從來只有情難盡何
事名為情盡橋自此改名為折柳從他離恨一條條

作者同

劉錫禹尚書有望洞庭之句雍使君陶有詠君山之詩其
如作者之才往往暗合劉望洞庭詩曰湖光秋月兩相
和潭面無風鏡未磨遙望洞庭山翠水白銀盤裏一青
螺雍詠君山詩曰煙波不動影沈沈碧色全無翠色深
疑是水仙梳洗處一螺青黛鏡中心李山甫有詠貧女
天下稱奇秦侍郎韜繼之意轉殊絕李君詩曰平生不
識繡衣裳閑把荆簪益自傷鏡裏只應諳素貌人閒多
是信紅妝當年未嫁還憂老終日求媒卽道狂兩意定

知無說處暗垂珠淚滴蠶筐秦侍郎繼曰蓬門未識綺
羅香擬託良媒益自傷誰愛風流高格調其憐時世儉
梳妝敢將十指誇纖巧不把雙眉鬪畫長最恨年年壓
鍼綫爲他人作嫁衣裳李君又有石頭故事韋莊有詠
南國英雄較量其才意同 李君詩曰南朝天子愛風流
盡守江山不到頭總是戰爭收拾得卻因歌舞破除休
堯將道德終無敵秦把金湯可自由試問繁華何處有
兩苔煙草石城秋韋莊詩曰南朝三十六英雄角逐興
亡盡此中有國有家皆是夢爲龍爲虎亦成空殘花舊

宅悲江令落日青山弔謝公止竟霸圖何物在石鱗埋
沒臥秋風王右丞維有題雲母障子胡令能有題繡障
子雖異代殊名而才調相繼右丞詩曰君家雲母障持
向野庭開自有山泉入非關彩畫來胡生詩曰日暮堂
前花藥嬌爭拈小筆上床描繡成按向春園裏引得黃
鸝下柳條又許渾有過台州李郎中舊居盧延讓有哭
李郢端公終越州從事至今吟者無不愴然許君詩曰
政成身沒其興哀鄉路兵戈旅櫬迴城上暮雲凝鼓角
海邊春草閉池臺經年未葬佳人散昨日因齋故吏來

南北相逢皆掩泣白蘋洲暖一花開盧公詩曰軍門半
掩槐花宅每過猶聞哭臨聲北固暴亡兼在路東京權
葬未歸坐漸窮老僕慵看馬著慘佳人暗理笙詩侶酒
徒銷散盡一場春夢越州城又李相公紳有傷農之什
鄭徵君雲繼之名公不敢優劣李公詩曰鋤禾日當午
汗滴禾下土豈知盤中食粒粒皆辛苦鄭君詩曰一粒
紅稻飯幾滴牛領血珊瑚樹下人銜盃吐不歇

賈忤旨

漢賈誼昔在長沙為鵬鳥賦史書稱之為屈矣賈字

仙忤旨授長江主簿卑則至卑名流海內矣島初赴名
場日常輕於先輩以八百舉子所業悉不如己自是往
往獨語倘若無人或鬧市高吟或長衢嘯傲忽一日於
驢上吟得烏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初欲著推字或欲
著敲字煉之未定遂於驢上作推字手勢又作敲字手
勢不覺行半坊觀者訝之島似不見時韓吏部愈權京
尹意氣清嚴威振紫陌經第三對呵唱島但手勢未已
俄為宦者推下驢擁至尹前島方覺悟顧問欲責之島
具對偶得一聯吟安一字未定神遊詩府致衝大官非

敢取尤希垂至鑒韓立馬良久思之謂島曰作敲字佳
矣遂與島並轡語笑同入府署共論詩道數日不厭因
與島為布衣之交故愈有贈二十八字島因此名出寰
海詩曰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風雲頓覺閑天恐文章
聲斷絕再生賈島向人閒賈又吟病蟬之句以刺公卿
公卿惡之與禮閣議之奏島與平會等風狂撓擾貢院
是時逐出關外號為十惡議者以浪仙自認病蟬是無
搏風之分詩曰病蟬飛不得向我掌中行折翼猶能薄
酸吟尚極清露華疑在腹塵點誤侵睛黃雀并鳥鳥俱

懷害爾情島後為僧改名無本入京投蜀僧悟達國師
知院中或去法乾寺返初了潛於鐘樓安下日與師覺
輝無可上人姚殿中合衷私唱和慮卿相所聞專俟宣
宗微行欲見帝希特恩非時及第及宣宗微行值立不
在上聆鐘樓上有秀才吟咏之聲遂登樓於鳥案上取
吟次詩欲看島不識帝攘臂睨帝遽於帝手奪之曰郎
君何會耶帝慙赧下樓立公尋亦歸院島撫膺追悔欲
投鐘樓帝惜其才急詔釋罪謂島曰方知卿薄命矣遂
御札墨制除島為遂州長江主簿帝意令島繼長沙故

事勅曰比者禮部奏卿風狂遂且令關外將息今既却
攜卷軸潛至京城遇朕微行聞卿高咏觀其至業可謂
屈人是用顯我特恩賜爾墨制宐從短簿別俟殊科可
守劍南道遂州長江縣主簿仍便齎勅乘驛赴官所管
藩侯放上聞奏大中八年九月七日制下島因授此官
永離貢籍初之任屆東川府主馮八座三十里出倚儀
以迎之既至館舍見待甚厚大具肴饌宴設故島獻感
恩詩曰匏革奏終非獨樂軍城未曉啓重門何時却入
三台貴此日空知八座尊羅綺舞閒收雨點貌貅鬪外

卷雲根逐遷屬吏隨賓列撥掉扁舟不忘恩後有一少
年除長江簿猶豫不赴張嶺先輩爲詩刺之曰少年爲
理但公清鴻漸行中是去程莫恨長江爲短簿可能勝
得賈先生島自長江遷普州司倉方干自鏡湖寄詩曰
亂山重復疊何路訪先生豈料多才者空垂不第名閑
曹猶得醉薄俸亦勝耕莫問吟詩苦年年芳草平島至
老無子因啖牛肉得疾終于傳署後崔錡評事倅岳陽
日爲詩悼之岳陽普州地名今因創墓在岳陽山上山
下有岳陽池詩曰倚恃才難繼昂藏貌不恭騎驢衝大

尹奪卷忤宣宗馳譽超先輩居官下我儂司倉舊曹署
一見一心慘又舉子李允恭有詩曰一一玄微縹緲成
盡吟方更爽神清宣宗謫去爲閑事韓愈知來已振名
海底也應按得靜月輪常被翫教傾如何未隔四十載
不遇論量向此生

屈名儒

唐末宰臣張文蔚中書舍人封舜卿等奏前有名儒屈
者十有五入請賜孤魂及第方干秀才是其數矣每見
人設三拜而已謂禮數有三識者呼爲方三拜亦曰方

十四郎干爲人脣缺連應十餘舉有司議子才則才矣
不可與缺脣人科名四夷所聞爲中原鮮士矣干潛知
所論遂歸鏡湖後十數年遇醫補得年已老矣遂舉不
出鏡湖時人號曰補脣先生弟子李頻等皆中殊科干
可謂屈人矣故有鏡湖西島閑居詩曰寒山壓鏡心此
處是家林梁鷺欺春醉岩猿學夜吟雲連平地起月向
白波沈猶自聞鐘角棲身可在深又詩世人如不容吾
自縱天慵落葉憑風掃秋粳任水春花朝連郭霧雪夜
隔湖鐘身在能無事頭空白此峯又感懷云至業不得

力至今猶苦吟吟成五字句使破一生心世路屈聲滿
雲溪冤氣深前賢多晚達莫怕鬢霜侵李頻上第後干
寄詩曰弟子已攀桂先生猶臥雲此恨之深矣干爲詩
鍊句字字無失如寄友人云鶴盤遠勢投孤嶼蟬曳殘
聲過別枝齊梁已來未有此句詠擊甌則體絕物理詩
人罷唱詩曰白器敲來曲調成腕頭勻細自輕清隨風
搖曳有餘韻側水淺深多汎聲春漏丁當相次發寒蟬
計會一時鳴從今已得佳聲出眾樂無由更得名干與
杭州于郎中爲硯席之知因求舉糧遠遊郡所杭牧疑

干爲詩無卒才因夜醮與飛字韻請賦一章干半酣書
成合筵驚駭于贈二百干充潤五十六字干可謂獎士
矣詩曰閒世星郎夜醮時丁丁寒漏滴聲微琵琶弦促
十般調鸚鵡杯深四散飛徧請玉容歌白雪高燒紅蠟
照衣人閒有此榮華事爭遣漁翁戀釣磯又李先輩
宣於灃陽陪杜棕司空宅宴席上賦得桃字詩曰紅燈
初上月輪高照見堂前萬朶桃罽築調清銀字管琵琶
聲亮紫檀槽能歌姪女顏如玉解飲蕭郎眼似刀爭禁
夜深拋耍令舞來接去使人勞又杜公鎮荆渚日夜宴

出歌姬送酒李羣玉校書於燭下飛筆獻杜詩曰裙拖
六幅湘水鬢聳巫山一尺雲態貌只應天上有歌聲
豈合世閒聞曾前瑞雪燈斜照眼底桃花酒半醺不是
相如憐賦客月教容易見文君又盧延讓冬夜宴柳駙
馬防宅得更字詩曰蘭堂夜宴在秦城座上荷衣倍覺
金鼎烹炮過百味銅壺刻漏轉三更紅吟出催添
燭白雪歌遲待煖笙猶自何郎歡不足桂華未謝玉峯
傾昔章先輩寺標於李使君筵贈歌人劉小小得娘字常
時名公無不賞後詩曰諸侯帳下慣新妝皆怯劉家薄

媚娘寶髻巧梳金翡翠羅裙左著綠鴛鴦輕輕舞汗初
沾袖細細歌聲欲繞梁何事不歸巫峽去故來人世斷
人腸已上五公之詩雖綺靡香豔而含蓄情思皆不反
施肩吾夜宴曲云蘭缸如晝買不眠玉爐夜起沈香煙
青娥一行十二仙欲笑不笑桃花然碧窗弄嬌梳洗懶
戶外不知銀漢轉被郎嗔罰塗蘇盞酒入四肢紅玉軟

錢塘秀

羅秀才隱傲睨於人體物諷刺初赴舉之日於鍾陵筵
上與娼妓雲英同席一紀後下第又經鍾陵復與雲英

相見雪英撫掌曰羅秀才猶未脫白矣隱雖內恥尋亦
嘲之鍾陵醉別十餘春重見雲英堂上身我水成名君
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隱常獻卷於鄭相公政鄭女妙
於篇什每讀隱詩至張其謾出如丹語不及劉侯一紙
時未嘗不於父前三復似慕其才相國或一日因隱到
日遂畱從容命女下簾窺之女見隱為人迺差水不復
吟隱詩矣隱又與顧雲先輩謁淮南高相公顧爲人
風雅時渤海一畱隱遂辭歸錢塘高與賓幕小酌費
隱於海風亭是時盛暑有青蠅入座渤海公命扇驅之

顧諱隱曰青蠅被扇扇

平

離座隱立酬之曰白澤遭釘

釘去

在門議者以才調相譏兩俱全美隱度高公欲繼

淮王求仙所爲妖亂潛題后土廟刺之連夕挂帆而邁
巫者告公公既悔且怒急棹追之已出境矣詩曰四海
干戈尙未寧又於汾水建儀彤九天玄女猶無聖后土
夫人豈有靈一帶野雲侵鬢綠兩條宮柳入眉青韋郎
年少知何事端坐唯看太白經高後失政因呂用之等
幻惑爲畢師鐸所害隱自錢塘著妖亂誌以非之故有
題延和閣云延和高閣勢凌雲輕語猶疑太一聞燒盡

降香無一事開門迎得畢將軍昔僖宗在蜀日隱吟詩
數首以刺諸侯及鑾輅還京為朝貴所嫉竟不成名後
錢尚父鏐為詩酒之侶繼遇中原喪亂無復所聞駕在
蜀詩曰白丁攘臂犯長安翠輦蒼惶路屈盤丹鳳有情
雲外遠玉龍無跡渡頭寒靜思貴族謀身易危惜文皇
創業難不將不侯何計是釣魚船上淚闌干又寄詠漫
天嶺云南去休誇蜀道難此中危峻已多端到頭不會
蒼蒼意爭得禁佗兩度漫駕還京詩曰馬嵬楊柳尚依
依又見鑾輿幸蜀歸泉下阿蠻應有語這迴休更說楊

如隱以諷刺頗深連年不第舉子劉贊贈之詩曰人皆
言子屈我獨謂君非明主既難謁青山何不歸年虛侵
雪鬢塵枉污麻衣自古逃名者至今名豈微隱觀之因
起式微之思遂有歸五湖詩曰江東日暖花又開江東
行客思悠哉高陽酒徒半凋落終南山色空崔嵬聖代
也知無弃物侯門未必用非才一船明月一竿竹家住
五湖歸去來

走山魃

施肩吾先輩為詩奇麗冠於當時著百韻山居才情富

瞻如荷翻紫蓋搖波面蒲瑩青刀插水滑又煙黏薜荔
龍鬚軟雨壓芭蕉鳳翅垂又贈邊將詩曰輕生奉國不
爲難戰苦身多舊箭瘢玉匣鑲龍鱗甲冷金鈴襯鶻羽
毛寒卓貂擁出花當背白馬騎來月在鞍猶恐犬戎臨
虜塞柳營時把陣圖看又上禮部侍郎陳情云九重城
裏無親識八百人中獨姓施弱羽飛時攢箭險蹇驢行
處薄冰危晴天欲照盆難反貧女如花鏡不知却向從
來受恩地再求青律變寒枝又贈友人下第閒居云花
眼縱紅斟酒看藥心抽綠帶煙鋤如是之類皆輕巧之

極及第後遊南楚楚多山魃爲患俗號聖者是時亦來
館穀攪擾施君施君當風一詠於是屏跡詩曰山魃本
是伍家奴何事今爲聖者呼小鬼不須乖去就國家才
子號肩吾

重彫足本鑒誠錄卷第八

重彫足本鑒誡錄卷第九

夢太白

懿宗之代有處士張孜本京兆人耽酒如狂好吟成癖
 於吟諷終昧風騷爾來二十餘年不成卷軸孜與李
 山甫友善常為山甫鄙之張乃圖寫李白真儀日夕虔
 禱忽夢一人自天降下颯曳長裾是夕星月晃然當庭
 而坐與孜對酌論及歌詩孜問姓名自云李白孜因備
 得其要白亦超然上昇孜後所吐篇章悉于教化當時
 者稍稍善之有遇三云長安大雪天鳥雀難相覓其

貝家搗椒泥四壁到處生紅爐周迴下羅罍暖手
調金絲蘸甲斟瓊液唱玉塵飛困融香汗滴豈知飢
寒人腳手生皴劈又庚子年遇赦云時清無大赦何以
下直到赤眉來始尋黃紙寫草草調賦輿忙忙點
子自蒙塵何曾濟孤寡又駕在蜀日攷著雜言
傷時頗切其一首兩聯云只愛輕與肥不憂貧與
乞賈朱紫斷錢賒舉選返駕還京之後相府遣人
乃易姓越淮而去故李山甫昔代攷歌歌其幻
天使翰林生我前相去歿來二百年英神傑氣歸

玄天日月星辰空感然我識翰林文不識翰林面上天
知我憶其人使向人閒夢中見瑞光閃爍天關開五雲
著地長裾來華山秀作英雄骨黃河瀉作縱橫才魏峩
宛似神仙客一段風雷扶氣魄低頭語了却擡頭指點
胸前稱李白夢中一面何殷勤高吟大語喧青雲自言
天府偶閒暇與我握手論高文一論耳目清再論心骨
驚豁如混沌初鑿破天地海岳何分明利若劍戟堅健
如虬龍爭神機聖法說略盡造化與我新精靈不問塵
埃人不語塵埃事樽前酒半空歸雲掃筵起自言天上

作先生許向人間為弟子夢破青霄春煙霞無去塵若
誇郭璞五色筆江淹却是尋常人

削古風

梁朝杜舍人荀鶴為詩愁苦悉于教化在於吟諷得其至
理如贈僧云安禪不必須山水滅得心頭火自涼又利
門名路兩何憑百歲風前短燄燈只恐為僧心不了為
僧心了總輸僧南宗睹之傳為印杜在梁朝獻宋太
祖時世行十首欲令太祖省徭役薄賦斂是時方當征
伐下洽上意遂不見遇旅寄寺中敬相公翔謂杜曰希

先輩稍削古風

不然者虛老矣杜遂課頌德

詩三十章以

九議者以杜雖有玉堂之拜頓移教

化之詞壯志清名中道而廢時世行聊紀兩首頌德詩
不復錄之夫因兵死守蓬茅麻紵裙衫鬢髮焦桑柘廢
來猶納稅田園荒盡尙徵苗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
柴帶葉燒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八十老
翁住破村村中牢落不堪論因供寨木無桑柘為點鄉
兵絕子孫還似平寧徵賦稅未曾州縣略安存至今雞
犬皆星散日落西山哭倚門

分命錄

咸通中王建侍御吟詩寒碎竟不顯榮乾符末李洞秀才出意窮愁不登名第是知詩者陶人情性定乎窮通故韋莊補闕有長安感懷云大道不將鑪冶去有心重築太平基此則苞括生成果爲台輔長興末何僕射瓚有蜀城書事云到頭須卜林泉隱自愧無能繼臥龍詩後十旬得疾而卒今錄四公全什用明將來王建侍郎寄賈島詩曰盡日吟詩坐忍飢萬人中寬似君稀僮眠冷榻朝猶臥驢放秋田夜不歸傷暖旋收紅落葉覺寒

重著舊生衣曲江池畔時時到爲愛鷓鴣雨裏飛李洞秀才上崇賢曹郎中云閑坊宅枕穿宮水聽水分袞蓋蜀僧藥杵聲中搗殘夢茶鑪影裏煮孤燈刑曹樹蔭千年井華岳樓開萬仞冰詩句變風官漸緊夜濤春盡海邊藤韋補闕感懷曰長年方悟少年非人道新詩勝舊詩十畝野塘畱客釣一軒春雨對僧碁花閒醉任黃鸝語亭上吟從白鷺窺大道不將鑪冶去有心重築太平基何僕射書事云果決生涯向洛中西投知己誤恩容雲遮劍閣三千里水隔瞿塘十二峯閑步文翁坊裏月

閑尋杜甫宅前松到頭須卜林泉隱自愧無能繼臥龍

卓絕篇

陳羽秀才題破吳王夫差廟汪遵先輩詠絕萬里長城
程賀員外因詠君山得名時人呼爲程君山劉象郎中
因詠仙掌得名時人呼爲劉仙掌已上名公稱爲卓絕
千百集中無以加此陳秀才題夫差廟云姑蘇臺上千
年木刻作夫差廟之神幢蓋寂寥塵土滿不知簫鼓樂
何人汪先輩詠史詩曰秦築長城比鐵牢蕃戎不敢過
臨洮雖然萬里連雲際不及堯階三尺高程員外詠君

山口曾遊方外見麻姑說到君山此本無云是崑崙
頂石海風飄落洞庭湖劉郎中詠仙掌曰萬古亭亭
碧霄不成奇尅不成招何如掬取蓮池水灑向人間
旱苗

改名達

梁震少時蜀川人也此名靄僖宗在蜀日方修舉業時
劉象先輩隨駕在蜀震以所業贄于劉劉略吟味震詩
曰據郎君少年才思清秀儻隨鄉賦成器非遙若不改
名無因顯達何以緣靄字雨下從謁雨下謁人因甚得

見此後請改爲震震字雨下從辰辰者龍也龍遇水雨
變化燒尾之事不亦宜乎震後果得上第名聞諸侯高
令公季昌召赴荆南以筆視籌畫見託終身不就賓席
慮因玷汚前名至今南楚之間獨步而已

鑒冤辱

梁朝彭城王劉中令後知制置同州日因築營墻掘得一
物重八十餘斤狀若油囊召賓幕諸將問之或曰地囊
或曰飛廉或曰金神七殺獨劉參謀名失曰此冤辱也古
者囹圄之地卽有此焉昔王充據守洛陽修河南府獄

亦獲此物而某遠祖記之乃是冤枉囚人死魄入地聚
爲此物凝結不消縱鼓鑄不燃浸沃不溼刃之不入擊
之轉堅經千百年閒而不腐爛但於清夜致之酒食許
以申冤當有黑氣衝天不異豐城之劍氣也此非吉瑞
之兆實爲竄逐之徵公一一試之皆如其說遂復深瘞
尋易營基後有拔城背主奔秦之兆亦由見怪之驗也

重彫足本鑿誠錄卷第九

皇朝金鑑錄卷第十

歸生刺

歸處訥者歸侍郎晉之曾孫也多遊秦隴言足是非在
 事者無不以金帛酒食彌縫之畏其詠也或見人衣鮮
 華即念詩曰昂藏騎馬出朱門服色鮮華不可論盡是
 殺人方始得一絲絲上有後守信
 等悉為楊軍容復義兒勢奪一時之威如有
 不平之色詠虺漢以刺之曰草面形儀盡是軍
 容表裏見昔日水牛攀角上而今細馬傍腰騎錢多內

德城錄

一知不足齋叢書

藏猶嫌少位等三公尙厭卑更有一般堪笑處鍍金牙
齒咬銀匙又詠奸漢云輕辱利舌傷侯門送詔承顏日
日新愛與大官添弟子能將小藥獻夫人秤頭不放分
毫過對面常如割骨貧更有一般奸太嚙聚錢唯趁買
金銀又代村婦詠邊將曰紫袍金帶不須誇動便經年
鎮海涯爭似我家田舍壻朝驅牛去暮還家又有石校
書飲本東川人文章四六與王超齊名天復初應舉值
大駕東遷蜀路不通干戈繼起遂客寄天水在再一紀
有餘後知父亡方乃舉慟廣於寺院追薦懺罪而已歸

與石遠因小隙茶毒詠之石氏聲名因茲減價詩曰
二年來匿父喪三年之罪遣誰當如今追薦應無益已
被牛頭煮幾場

高僧論

伏牛上人一鉢和尚皆悟達之士也一居岩岫永離羣
塵著述三傷指諭一鉢廣開法席大扇迷徒聾警聞之
往往解悟王蜀乾德初有小軍使陳失名妻高氏即高駢
相公諸院之孫先於法門寺受持不殺戒二十餘年後
屈蜀因與男娶婦親族勸令屠宰高亦從之旬日之中

得疾頗異不錄人事口但荒言既而三宿還魂備述幽
適之事初遇黑衣使者追入岐府城隍廟神裝冠大神
與一金甲武士對坐使者頷高見神武士言語初紘訴
高破戒仍扼腕罵高曰吾護戒鬼將也為汝二十餘年
食不受美寢不遑安豈期一起殺心頓墮戒行命雖未
罪亦頗深須送冥司懲其愆犯城隍神迴問高曰汝
何善贖此過尤高平生常念上生經至此蔑然遺
記得三傷頌一鉢誦合掌向神厲聲而念神與武
聽顏色漸怡誦至了終悉皆涕淚謂高曰且

歸人世宜復善心 向氏拜辭七 嗚然起坐乃知大善

知識所著句 齊功今並 全篇 書其靈

驗採之真識非取伽陵代牛上人三傷頌其一曰傷嗟

壘巢燕雖巧無深見 固窠往復幾千轉雙飛碧

水頭對語虹梁畔身 疲口為銜泥爛驅馳九夏

初方產巢中卵停騰怕 撫養知寒煖憐惜過於人

銜蟲餒皆徧父為理毛 水將食餽一旦翅翼成分

飛不相管世有少智人 憂家失男女 顏色

已衰變燕子燕子聽吾 時且過休辛

千箇見秋風纔動終須去 一人世人不要貪此言是藥
思 取饒你平生男女多誰能伴爾 泉路其二曰傷
嗟鷓鴣刀烏夜夜啼天曉墜翼柳攀枝 頭血沾草身隨
露葉低影逐風枝裏一種情相生爾插何枯槁驅驅飲
啄稀役役飛騰少不是官所差都緣業所造亦似世閒
人貪生不覺老 多強自縈煩惱咄哉無眼人

織絡何時了只為一六迷遂成十二到鷓鴣刀鷓鴣刀林裏
叫山僧山僧床上笑有人會意解推尋不假三祇便成
道其三曰傷嗟造蜜蜂忙忙採花藥接翼入芳叢分頭

傍煙水抱藥啜香滋尋花戀春餌驅馳如有縈盤旋若
遭魅躑躅遇絲羅飄零餵螻蟻才能翅翼成方始窠巢
備惡人把火燒哀鳴樹中死蜜是他人將美是他人美
虛忙百草頭於身有何利世有少智人與此恰相似只
緣貪愛牽幾度虛沈墜百歲處浮生十年作童稚一半
悲與愁一半病與悴除折算將來能得幾多子更將有
漏身自翳無生理永不見如來都緣開眼睡蜜蜂蜜蜂
休役役空哉終是他人喫世人世人不要貪畱富他人
有何益一鉢和尚歌曰阿刺刺鬧聒聒總是悠悠造未

捷如飢喫鹽加得渴枉却一生頭戛戛究竟不能知本
末拋却死屍何處脫閑事到頭須結撮火落身上當頭
撥莫待臨時叫菩薩大丈夫兒須豁豁莫學癡人受摩
拏也繫畏也擺撥也學柔和也籠糲亦解剃頭亦披褐
也學凡夫作生活直言向君君未達更作長歌歌一鉢
多中少少中多莫笑野人一鉢歌緣持此鉢度婆婆青
天寥寥月初上此時境空含萬象幾處浮生自是非一
源清淨無來往莫謾將心學水泡百毛流火無事交不
如靜坐真如地頭上從他鵲作巢萬代金輪聖王子只

這真如靈覺是菩提樹下度眾生度盡眾生不生死真
丈夫無形無相大毘盧塵勞滅盡真如在一顆圓明無
價珠眼不見耳不聞無見無聞無不聞從來一鉢無言
說今日千言強爲分強爲分須諦聽人人總有真如性
恰似黃金在鑛中鍊去金砂金體淨真是妄妄是真爲求
真妄更無人將心不用生煩惱衣食隨時養色身好也
著惡也著一切不貪無染著亦無惡亦無好一際坦然
平等道龕亦食細亦食莫學凡夫相上看亦無龕亦無
細上方香積無根蒂坐亦行行亦坐生死樹是菩提果

亦無生亦無死三世如來總如此離卽著著卽離實相
門中無實義不可離不可著何處更求治病藥語時默
默時語語默尋蹤無定所亦無語亦無默莫喚東西作
南北嗔時喜喜時嗔我自降魔轉法輪亦無嗔亦無喜
水不離波波是水慳時捨捨時慳不離內外與中間亦
無慳亦無捨寂寂寥寥無可把苦時樂樂時苦只箇修
行斷門戶亦無苦亦無樂本來自性無纏縛垢卽淨淨
卽垢兩邊惡境無前後亦無垢亦無淨大千同一真如
性藥是病病是藥到頭兩事渾捨却亦無藥亦無病正

是真如靈覺性魔是佛佛是魔如影隨形水上波亦無
魔亦無佛三界比來無一物凡卽聖聖卽凡色裏膠清
水裏鹹亦無凡亦無聖萬行掃除無一行真中假假中
真自是凡夫起惡塵亦無真亦無假若不呼時誰應者
本無姓本無名只麼騰騰信腳行有時市廛并屠肆一
葉蓮花火上生也曾策杖遊京洛身似浮雲無住著究
竟從來是寄居他方處處無纏縛若覓戒三毒藥病何
時瘥若覓禪我自縱橫大可憐不是狂不是顛在世間
中出世間時人不會此中意打著南邊與北邊若覓法

鷄足山頭問迦葉見說傳衣在彼中無心不用求某甲
若覓修八萬浮圖何處求只知黃葉上啼哭不覺黑雲
遮日頭莫怪狂言無次第篩羅漸入籠中細只這籠中
細也無卽是圓明真實諦亦無真但有名聞卽是塵若
向塵中解真實便是當來出世無造作獨行獨坐空
索索無涅槃本來生死不相干直須省莫謾將身入空
井無去來也無明鏡挂高臺儂家見解只如此不用將
心算劫灰

魚還肉

天復初任可芝任戎州刺史日南魚人趙阿奴善釣大
魚常於馬湖江垂巨索大鈎號曰掣拔中鈎者皆百斤
不啻嘗謂人曰願釣千斤之魚豁男子平生之志卽改
業矣人或語曰此非江左焉有此魚對曰非吾所欲負
命者上釣其年秋忽獲一鮓子魚果重千斤背上自然
有字其文金色觀者感傷趙阿奴因此從軍遂改釣業
其大魚背上字云三曾到楊府五轉歸馬湖身上千斤
肉今還趙阿奴

求冥婚

傳言鬼神所憑有時而信故黃能入夢不爲無神豕人
立啼顯彰有鬼蜀有曹孝廉第十九名晦因遊彭州導
江縣灌口謁李冰相公廟覩土塑三女儼然而豔遂指
第三者祝曰願與小娘子爲冥婚某終身不媾凡庶矣
遂呵卦子擲之相交而立良久巫者度語曰相公請曹
郎畱著體衣一事以爲言定曹遂解汗衫畱于女座巫
者復取女紅披衫與之曰望曹郎係惜此衣後二紀當
就姻好曹亦深信竟不婚姻縱遇國色視之如糞土也
果自天祐甲子終于癸未二十年曹稍覺氣微又疑與

神盟約數乃自沐浴儼然衣冠俟神之迎也是日至暝
車馬甚盛駢塞曹門同街居人競來觀矚至二更隣人
見曹升車而去莫知其由及曉視之曹已奄然矣議者
以華岳靈姻咸疑謬說芋蘿所遇亦恐妖稱今曹公冥
婚日驗其異於戲自投鬼趣不亦卑乎

見世報

天祐中秦州劉自然主押義軍案因連帥李中令繼點
崇點鄉丁而西捍蜀師有成紀縣百姓黃知感詣劉求免自
然許之自然之妻謂其夫曰黃知感之妻美髮儻得爲

妾之髭即與免之知感得劉指蹤與妻平議黃妻可謂
 賢也語其夫曰妾今幸以弱質得附於君髮有再生人
 死永矣君若南征不返妾有美髮何為言訖攬髮翦之
 知感亦懷痛切既迫於差點遂獻于劉劉亦貪殘猶為
 不足春獲其免秋復差行軍須急難莫敢申雪於是沒
 於金沙之陣劉亦是歲云亡黃妻但有靈祠陳狀呪詛
 後黃家北衛忽生一駒及堪乘騎方覺左脇下有劉自
 然之字多般辯驗字益分明邑人傳之遂達廉問蜀平秦之
 後王太尉宗儔制置元戎乃召其妻子識認劉之長子曰某父平

生唯好酒肉但能飲酒食肉是某父也驢遂飲酒數升
 啖肉數臠仍以頭指詭其子淚下如繩劉子請備百千
 贖之黃妻竟為不可出入鞭打以報夫讎劉子恥於姻
 親鬱咽而卒後累經喪亂無復聞焉故王梵志詩曰欺
 誰得錢君莫羨究竟還是輸他便不信但看槽上驢只
 是改頭不識面又寶鷄縣市令樊旭初喫犬肉臨老尾
 生每因校料之時取笑縣曹人吏其妻偶因夫醉以刀
 斷之忽作狗號數聲奄然而卒又金州義軍將全景暉
 能禁毒虺兼好食之其妻忽產大蛇九頭一尾又有室

女忽生一子身有蛇鱗因此鄉親悉捨禁忌

攻雜詠

陳裕秀才下第遊蜀誓棄舉業唯事唇喙覩物便嘲其中數篇亦堪採擇雖無教化於當代誠可取笑於一時詠渾家樂云晨起梳頭午不休一窠精魅鬧啾啾阿家解舞清平樂新婦能拋白木毬著綠桃牌吹簪篸賜緋盟器和梁州天晴任你渾家樂雨下還須滿舍愁又北郡南州處處過平生家計一驢馱囊中錢物衣裝少袋裏燕脂胡粉多滿子面耐糖脆餅蕭娘身瘦鬼常娥怪

來喚作渾家樂骨子貓兒盡唱歌過舊居云昔日顏回

宅今爲畏飯家不聞吟秀句只見餽油麻

餽字字書所無疑有誤

豉汁鍋中沸粕餹案上葩朝朝唯早起檐從自排衙有一秀才忽贖酒家青衣爲婦裕嘲之曰秀才何事太忿忿琴瑟無媒便自通新婦旋裙纔離體外姑托布尚當胃菜團箇箇皆鉗項粳米頭頭盡翳髮一自土和逃走後至今失却親家翁又詠大慈寺齋頭鮮于闍梨云酒肉終朝沒闕時高堂大舍養肥屍行婆滿院多爲婦童子成行半是見面折掇齋窮措大笑迎搽粉阿尼師一

朝若也無常至劍樹刀山不放伊又大慈寺東北有池
號曰放生池蜀人競以三元日多將鵝鴨放在池中裕
因謁王池僧不遇當門書一絕句自此放生稍息矣鵝
鴨同羣世所知蜀人競送放生池比來養狗圖鷄在不
那闍梨是野狸裕後詠深沙一絕因暴疾而終亦由神
折天年抑又神其靈也詩曰瞋眉努目強乾噴便作閻
浮有力神禍福豈由泥擔漢燒香供養弄蛇人

蜀才婦

吳越饒營妓燕趙多美妹宋產歌姬蜀出才婦薛濤者

容

才調尤佳言謔之閒立有調對大凡

無校書之稱韋公南康鎮成都日欲奏之而罷

之故進士胡曾有贈濤詩云萬里橋邊女校書琵琶

下門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濤每承

運帥念或相唱和出入車魚詩達四方

應

銜命使蜀求見濤者甚眾而濤性亦狂逸不

遺金帛往往上納韋公既知且怒於是不許從

官濤乃呈十離詩情意感人遂復寵召當時見重如此

犬離主出入朱門四五年熟知人性足人憐近緣咬著

親情客不得 絲綫上眠魚離池戲躍池
 搖朱尾 近緣戲觸紅蓮折不得隨
 鵝離籠曰 侯門養此身飛來飛去羽毛新近緣出
 語無方便不得龍中再喚人又竹離叢曰蒼鬱栽成四
 五行常持堅節覆秋霜近緣春筍鑽堦不得垂枝對
 畫堂又珠離掌曰一顆明珠內外通分明皎潔水精宮
 近緣一點瑕相累不得終朝在掌中又女郎張筠宛少
 居蜀下筆成章當時詩人雅相推重有上成都在事
 昨日賣衣裳今朝賣衣裳衣裳渾賣盡羞見嫁時

有賣愁仍 後無時心轉傷故園胡虜隔何處
 兜子 有尼海印才思清峻不 石流有舟夜一
 頗佳詩曰水色連天色風聲益浪聲旅人歸思苦魚
 夢魂驚舉棹雲先到移舟月逐行旋吟詩句罷猶見
 遠山橫

明萬歷元年秋七月既望重裝了天籟閣

重彫足本鑒誠錄卷第十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公五代史較溫公通鑑反略表凡竹垞先生書

十國書皆仿裴氏注三國志鑒誠錄其取裁之一

也天緒 圖書近時散軼殆盡茲覩此本古色蒼然

於揚州書局采入全唐詩數十篇因書於後查嗣琛

康熙己巳春日華隱徐嘉炎從竹垞一兄借觀時因編輯

全唐詩取資甚多

王士禎阮亭甫假觀手錄一通因較正訛謬數十字

鏞在維揚書局適吾師竹垞先生亦來客於此因得

借觀遂書一通其紙版傷損處皆手自補綴歸之時

康熙乙酉十月朔汪士鋐記

鑑誠錄十卷後蜀何光遠輝夫撰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稱纂輯唐以來君臣事迹可爲世鑒者前有劉曦度序今觀其書多載可笑詩文直小說家爾每題三字標目與蘇鶚杜陽雜編略同是冊猶宋槧卷首書重彫足本惟劉序失之吾鄉墨林項氏藏書也濟南王先生貽上見而愛之曾手錄一部康熙丁亥八月既望竹垞老人識時年七十有九

己丑夏五竹垞先生來真州持以見賜愧不能藏復

影錄一本奉還曹寅

右宋槧鑑誠錄十卷今歸長洲程君叔平頃從以借訛重校一過凡兩日而竟復得譌謬七十餘處餘從闕疑者尚多也乾隆乙巳九月十日漏下三鼓試方于魯石綠錠子書時寓桐鄉金氏之素行堂懷玉

識

十三日鮑君以文復攜一本來互相參校又得誤處三十餘條其從全唐詩采入者間有異同仍闕而不補以存其舊甚矣讎勘之難如掃落葉也鮑君行將

刊入叢書以供天下卽以此為祖本叔平其珍之懷

玉億孫甫

其餘全原書亦入本冊亦與同分編而不

十三日錄存以文獻一本來正時參校又得

編

古于魯不終錄之書知書本錄金及之書存

發閱錄書尚述也錄錄之日天以十日或下

計編重錄一處八兩日所書錄將錄錄十餘

亦宋漢錄編錄十卷今錄其地錄錄殊平即

錄錄一本未盡書

